



G 打工前沿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车辉

最近我听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北方某城市65岁的国企退休车工,当供职互联网公司的儿子失业后,出去寻觅工作机会。没费什么力气,他就收到了三份包吃住住的offer。原因很简单,市场上缺车工,特别是有经验的车工。

干互联网的儿子下岗,从事制造业的父亲受捧,这也许是个巧合。但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却真实反映了我们目前就业结构的现状——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毕竟,数据在那里摆着:从100个职业分布看,有43个属于生产制造及相关职业。

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人不愿进入工厂参与繁重的一线生产工作,而更愿意去做短视频、主播或者送外卖,矛头指向年轻人艰苦奋斗的品质缺失,窃以为有失偏颇了。苛求个人的职业倾向并不能服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就业岗位的权利。

确实,互联网催生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一些制造业的从业者,美国数据显示,24%的骑手从工厂来。但也有约20%的骑手离职后又回到了工厂。对打工赚钱的农民工来说,外卖、快递岗位的出现,只是给他们多了一些增收的选择。

市场形成的行为还催生了新的就业方式。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存在大量“候鸟骑手”,他们在制造业订单高峰期去工厂做零时工,淡季来送外卖,因为高峰期的临时工工资普遍高于正式工,做满一定时间就走;而且其高峰期正好是错开的。而这也是打工者出于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一个岗位吸引力强,是因为发展空间大,收入不错,能满足“好工作”的要素。岗位吸引力下降的企业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靠什么来吸引年轻人投身其中?伴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嬗变,传统企业就要做出正确的应对之策,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现在 we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各个方面都开启了对企业的优胜劣汰。对于寻求高质量发展、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企业来说,这是机会。对处处算计工人、只用工却不培养工人的企业来说,招工的路就会越走越窄。企业只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创新发展才能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从容。

开篇的故事有了良好的结局,在儿子重新找到工作后,那位老父亲再次回到家中颐养天年。65岁的老父亲大半辈子都很热爱他所从事的车工工作,无论车工曾经多冷门亦或是现在有多缺工。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因为海有舟可渡,山有路可行。这句话适用那对父子,也适用于需要同舟共济的制造业企业和工人。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综合监管实施方案》发布 北京市打造“6+4”监管体系 保障农民工权益

本报讯(记者甘哲)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出台《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综合监管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打造包括6项基本制度和4项场景化措施的农民工工资支付“6+4”监管体系。

据悉,《实施方案》对建筑施工企业实施差异化精准监管,确定“风险+信用”四级分值,风险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A(低风险)、B(中风险)、C(高风险)、D(重大风险);信用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A(信用好)、B(信用较好)、C(信用较差)、D(信用差),这就是“一业一评”。通过建立四级企业主体名单,对中高以上风险和有不良记录的企业,依法有针对性地加大随机抽查、现场检查等力度,实行分级分类精准监管。

此外,通过“北京金融综合服务网”,加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保证金账户联动监管,通过大数据分析、重点指标监测等,实现在线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及时处置未按时足额支付工资隐患问题。

结合工程建设领域实际,北京市人社局还制定了《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综合监管检查单》,统一检查内容、方式、标准,各部门按照统一检查单开展检查,便于企业自查和政府监管,这就是“一业一单”。同时,采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联合检查,这就是“一业一查”。

与此同时,《实施方案》从市场主体角度,编制并发布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合规手册》,让企业明晰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行为是否规范,及时了解相关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这就是“一业一册”。从监管主体角度,编写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协调处置工作指引》,规范不同场景的协调处置方式,提高执法部门对欠薪问题的处置能力和效率。

春节过后,从四川到贵州打工的蔡师傅遭遇烦心事

手里已有7张卡,还要再办工资卡

工人呼吁,尽快实现工资发放“一卡通用”

本报讯(记者刘小燕)3月2日正月最后一天,30岁的蔡师傅从四川老家来到贵州贵阳修文县工地报到。报到当天,蔡师傅接到通知需要出示当地某银行的工资卡,用于发放工资。蔡师傅找遍手头已有的7张银行卡,发现都“不符合要求”,无奈只能前往指定银行,办理第8张银行卡。

近年来,蔡师傅在贵州做电工、修文、都匀、惠水等各个城市的工地都待过。他的日常工作是根据图纸埋管布线、安装设备,每月能有4900余元工资。去年一年,蔡师傅就新办了两张工资卡。

据蔡师傅介绍,以前工地发放的工资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工头平时给的现金或手机转账,这样并不安全,“工地人来回住,各宿舍住的人经常更换,现金发到手里,我们去洗澡都得带着”。还有一部分工资需要等年底结算后汇入工资卡,“如果未及时到账,回老家过年时还得催账”。

随着用工实名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政策的推行,蔡师傅明显感受到工资发放越来越方便、稳定,“上下班刷身份证进出工地,每个月的工资按时打进工资卡”。

然而,蔡师傅又有了新苦恼。“基本上换一个工地就要换一张指定银行的工资卡,

如果刚好手里有,可以直接报卡号,碰上没有的,就得再去办新卡。”他说。

这些年来,蔡师傅已经手握中国银行、贵阳银行等7张银行卡,并且都得带在身边备用。“卡太多很不方便,总担心丢了。”蔡师傅表示,这些卡一般不会注销以备新工地需要,只是每年底回老家后会去银行,把分散在各个卡里的钱集中在一两张常用的卡里,这样才放心。

根据2021年7月印发的《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要求农民工重新办理工资卡。开户银行不得拒绝农

民工使用他行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或其他银行卡。然而实际上,工人手握多张卡的情况并不鲜见。

“开发商为了方便开展业务,建议工人统一使用当地银行卡作为工资卡,但是工人大都来自四川、湖南等地,许多人都要重新办卡。”蔡师傅所在弱电项目的姚姓负责人说,“每到新项目开工时,需要办理新卡的工人很多,我们也希望尽可能让工人少办卡、少带卡。”

蔡师傅拿着新办好的第8张银行卡说:“期待以后只带一张卡,去哪个工地都管用。”



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 2021年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增加152万人

本报讯(记者时斓娜)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22958万,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28284万,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9086万人,社会保障网织密织牢。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7.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收入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432元,比上年增长8.8%。

社会保障方面,2021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48075万人、54797万人、136424万人,分

别比上年末增加2454万人、554万人、29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2958万人,增加1268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8284万人,增加1521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9086万人,增加152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23851万人,增加283万人。年末全国共有738万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474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住房方面,2021年,住房保障和供应体

系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165万套,基本建成205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开工建设和筹集94万套。

此外,2021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4.3万个,其中养老机构4.0万个,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801个。民政服务床位840.2万张,其中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床位9.6万张。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2.9万个,社区服务站47.2万个。

春招来临,重庆一些农民工不进工厂、不上工地——

“返岗潮”未现 工人抢干“短期工”

技术含量的岗位月薪都超过了6500元,工人却仍招不来、留不住。

记者登录各大招聘平台发现,大量制造类企业均用高薪和福利吸引求职者,其中,焊工岗位不仅月薪达到了5000元至8000元,还明确注明了提供技术培训,并缴纳五险。然而,这类招聘信息的点击量还没有文案策划、市场营销等岗位的零头高。

工厂招不来、留不住人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建筑工地。一在渝建筑类央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该公司一重点建设项目为保证工期进度,做出了给返岗农民工每人发一万元“暖岗金”的决定。

农民工抢着干“短期工”

一边是工厂、工地重金留不住人,另一边农民工则在四处探寻招工信息。出现这样“怪圈”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变化。

曾辗转四川、浙江、湖南等十余个工地的农民工张茂材坦言,他之所以不愿意到工地或工厂工作,是因为“赚钱难”。虽然工厂、工

地的工资很高,但干的活也非常累。而且,工厂、工地的规矩很多,有的时候还要扣钱,根本拿不到高薪。

“所以我就‘想开’了,做‘短时工’,能挣‘快钱’,人也轻松”。张茂材称,他从去年开始做“短时工”,日薪在300元至800元不等,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活,但总体算下来,一年也能挣个八九万元。“最近,我和几个老乡一起接了一个刮粉的活,因为是高空作业,日薪能达到600元”。

记者注意到,像张茂材这样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今年26岁的农民工廖开兵曾在广东一家服装厂工作了2年,后又在重庆一家电子厂工作了1年。在他看来,当“短期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春节假期一过,廖开兵就辞去了工厂工作,转而做起了兼职,帮快递公司卸货、到工地干活、到家具厂帮工、跑跑外卖……

破“招工难”需先解“民工慌”

“节后‘招工难’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用人单位年年喊‘用工荒’,却不知农民

工‘就业慌’”。重庆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农民工不愿到工厂、工地等相对固定的地方上班,直接原因是担心薪酬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情感归属、社会认同等诉求未被满足,缺少安全感和获得感。因此,要破“招工难”就需要先解决“民工慌”。

“‘民工慌’的出现,提醒城市须更加重视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维护其合法权益”。重庆锦明建筑劳务公司负责人梁锦明说,他曾当了十余年的农民工,深知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的各方压力。

在梁锦明看来,“用工荒”是个社会性问题,需有关部门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打击恶意欠薪等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真正让农民工不“忧薪”。

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就业帮扶制度和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就业管理服务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劳动执法,完善劳动关系预警和争议处置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联动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